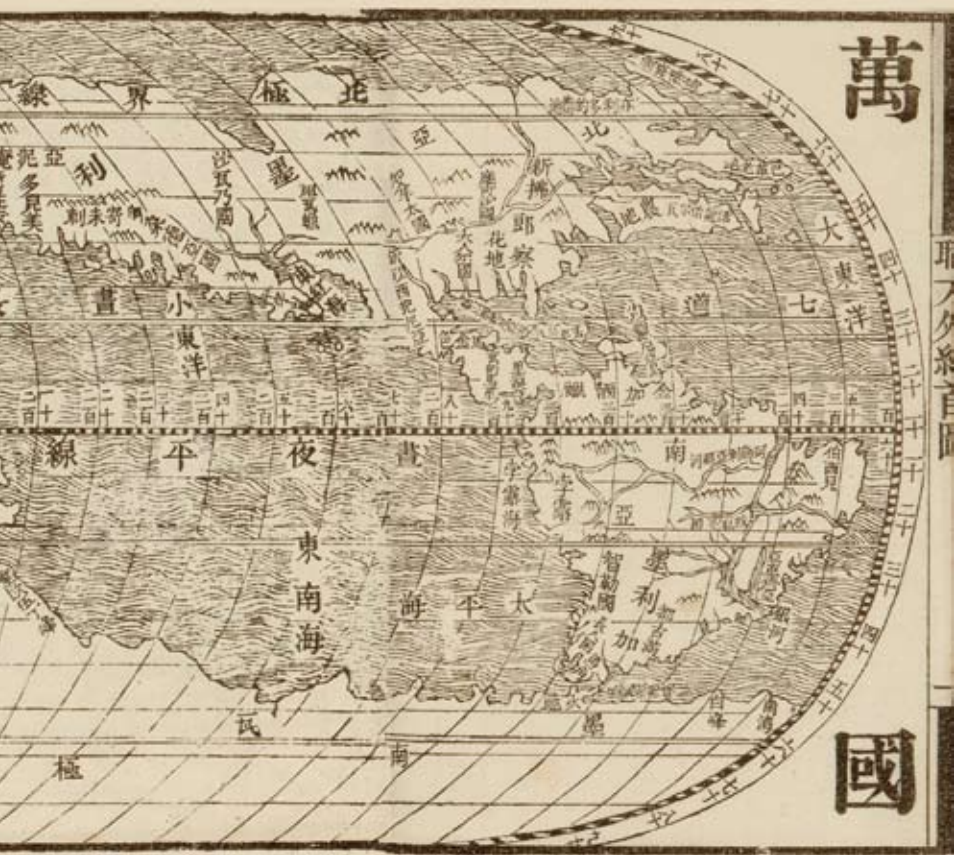


世界輿圖背後的神學思維

洪健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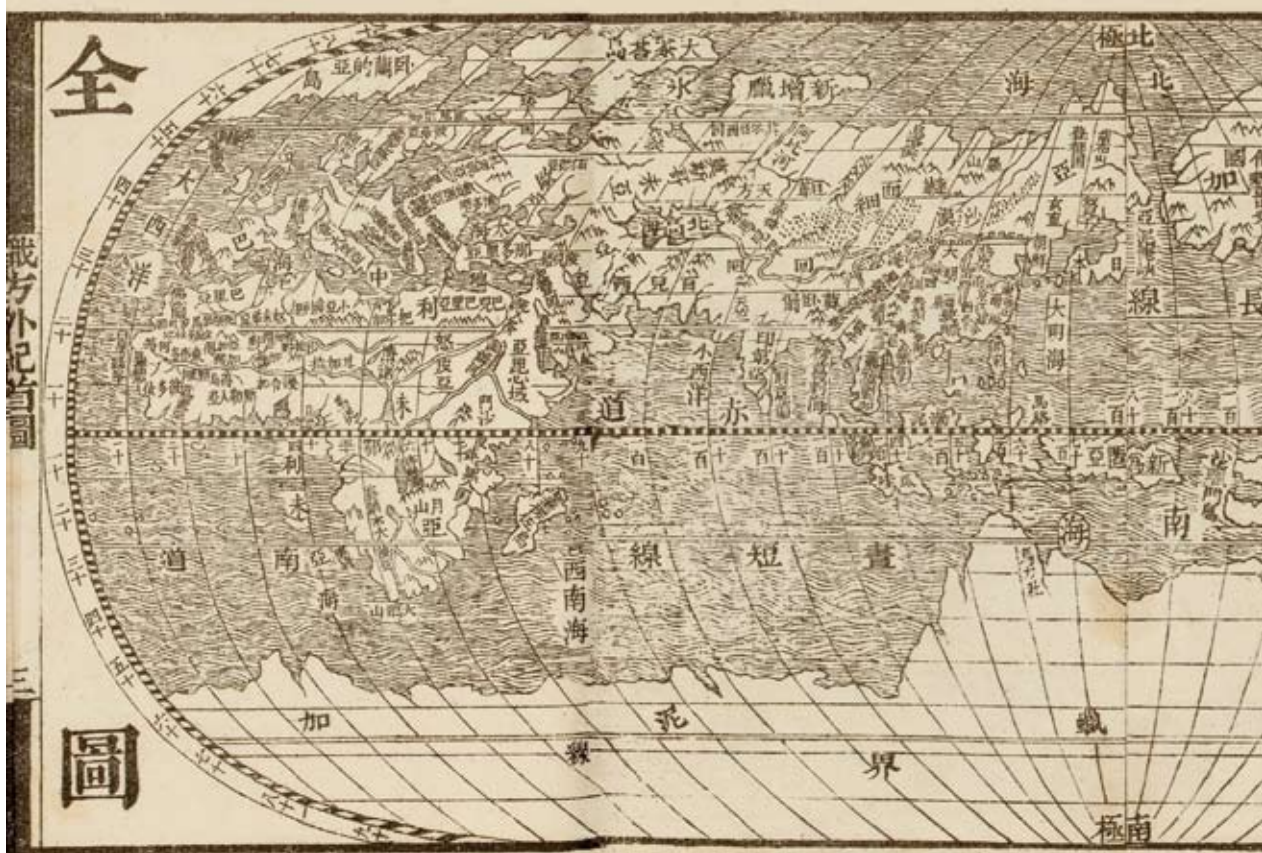
以艾儒略《職方外紀》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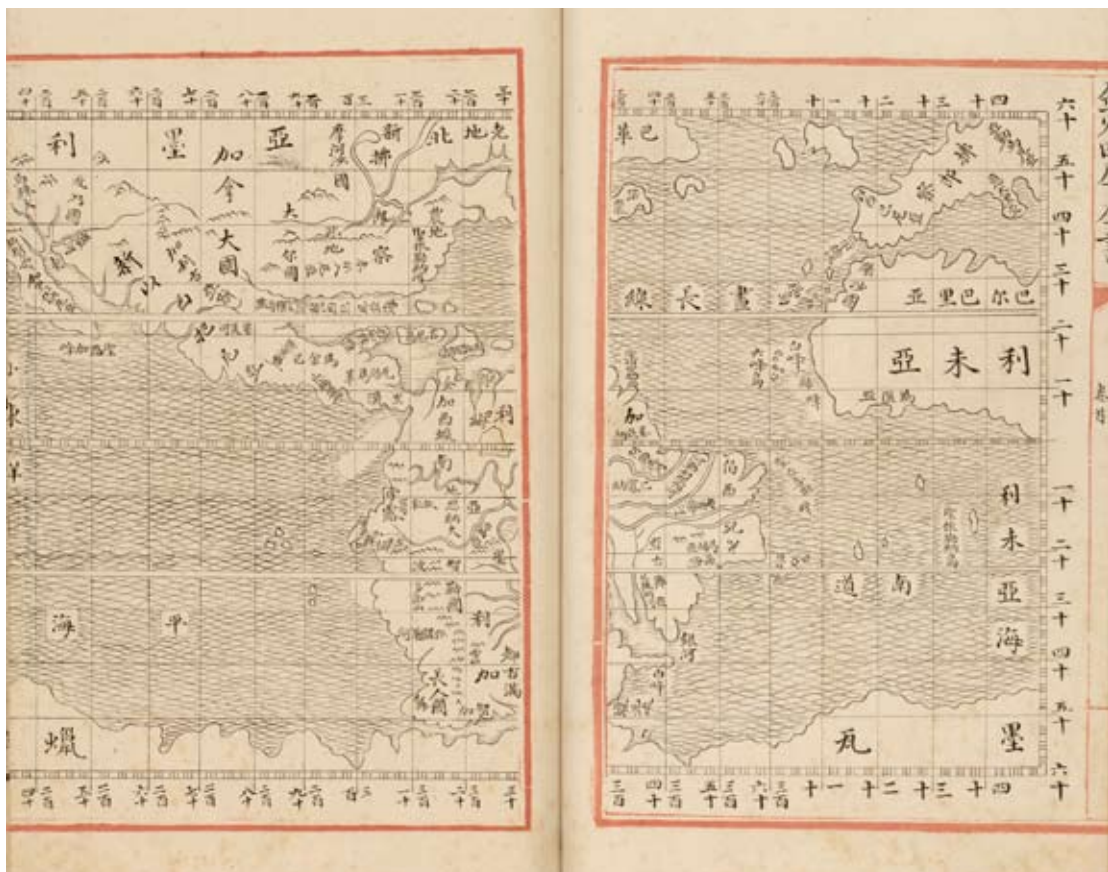
在十六世紀歐洲興起的各派天主教修會中，耶穌會相當重視文理知識與自然科學的陶冶以提昇會士們的神學素養，作為他們認識及侍奉天主的依循途徑。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在中國陸續刊行的各類西學譯作，為方便中國讀者的瞭解及因應傳教事業的需要，乃援用中世紀經院哲學的觀念來解釋中國古籍舊說，並將宋明理學之「格物窮理」的命題，導向「知天」的目標，也就是遵照該會創始人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所主張的「在萬物中尋求及發現天主」。（註一）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於明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版《坤輿萬國全圖》的序文中，首先強調圖史的功用可使覽閱者克服有窮生命的聞見侷限，超脫吾生有涯而學海無涯的認知遺憾；在敘說中文版世界地圖的來龍去脈與內容特色之後，利瑪竇不忘向中國士人申明學習天地自然知識，以體會造物天主的存在，同時互證兩者間的主從關係：「嘗聞天地一大書，惟君子能讀之，故道成焉。蓋知天地而可證主宰天地者之至善、至大、至一也。不學者，棄天者也。學不歸原天帝，終非學也。」（註二）翌年（一六〇三）於《兩儀玄覽圖》的題辭



圖一 《戰方外紀》卷首所附「萬國全圖」 守山閣叢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戰方外紀》卷首所附「萬國全圖」(局部) 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利瑪竇開宗明義闡述「夫道無終窮，學無止息，猶上天之生物無盡，四時之循環無端也」，其演刻該圖的用意，終究是為了「廣造物之功，而導世識本元之伊始」。^{〔註三〕}利瑪竇期能藉由世界輿圖的展現，以使晚明士紳從中窺曉造物主的恩澤，轉而皈依天主教；此種推闡方式與傳教策略，也在艾儒略《職方外紀》的世界地理知識內容裡獲得發揮。

知識傳教策略在輿地學上的展現

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於天啟三年（一六二二）初刻的《職方外紀》一書，通常被視為是繼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之後，更詳實且系統地介紹地圖及五大洲域風土民情的代表性作品；其繪圖立說，載錄了不少當時中國士紳前所未聞的奇聞異事。^{〔註四〕}在這部中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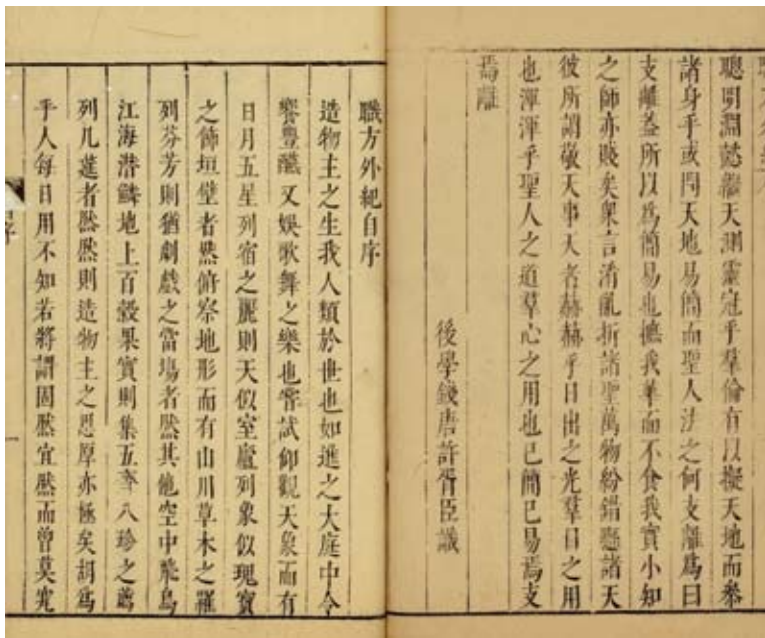
識界最早的中文版五大洲世界地理專著中，卷首所附萬國全圖、北輿地圖及南輿地圖之後，有〈五大洲總圖解度解〉一篇，說明地圖、氣候帶及經緯度劃分等自然地理學準則；卷一至卷四依序為亞細亞（今亞洲）、歐羅巴（今歐洲）、利未亞（今非洲）、亞墨利加（今美洲）暨墨瓦蠟尼加（當時歐洲人想像中的南方大陸），各洲先列洲圖，次為總說及諸國分說，敘述五大洲域各國度或地區之位置、風土、氣候、民情、勝蹟、物產等；卷五為四海總說，分列海名、海島、海族、海產、海狀、海船、海道。在全書的內容上，艾儒略不時於夾議夾敘的字裡行間，將各類有關天主教信仰的論述，呈現在中國讀者眼前。

艾儒略在〈職方外紀自序〉中，表達他藉由世界地理知識傳播天主教信仰的著述宗旨，全文除了將星象列宿的渾然天成與山川草木的生生

不息，歸因為天主創生萬物以養人的恩澤，並推本於造物主至大無窮的力量，來保證該書所述地圖之上、五大洲中各國域殊風異俗的真實不虛：「在創聞者，固未免或駭為奇，然而非奇實常；或疑為虛，然而無量，是故五方萬國之奇詭不窮。倘一轉念，思厥所由，返本還原，徑固不遠，區區之愚，良有見於此耳！」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皆由天主所創造，它們也都反映出天主的能力與智慧，從大千世界的奇秀美妙，人們可以洞識到造物主偉大的神力。〈職方外紀自序〉透露出艾儒略介紹世界地理知識的初衷，在於使中國士人「溯流窮源，循末求本，言念創設萬有一大主宰，而喟然昭事之是惕。」^{〔註五〕}

通觀全書內文總計出現與天主教信仰相關的敘述約八十餘處，尤其集中在歐洲、西亞（近東地區）並略及北非、南

世界輿圖背後的神學思維—以艾儒略《職方外紀》為例



圖三 艾儒略〈職方外紀自序〉 天學初函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北美洲各國等崇奉天主教的區域。具體推闡的過程，或正面傳頌，或側面指陳，或反面點出，總以天主信仰為世界地理知識的衡量，不僅天主教造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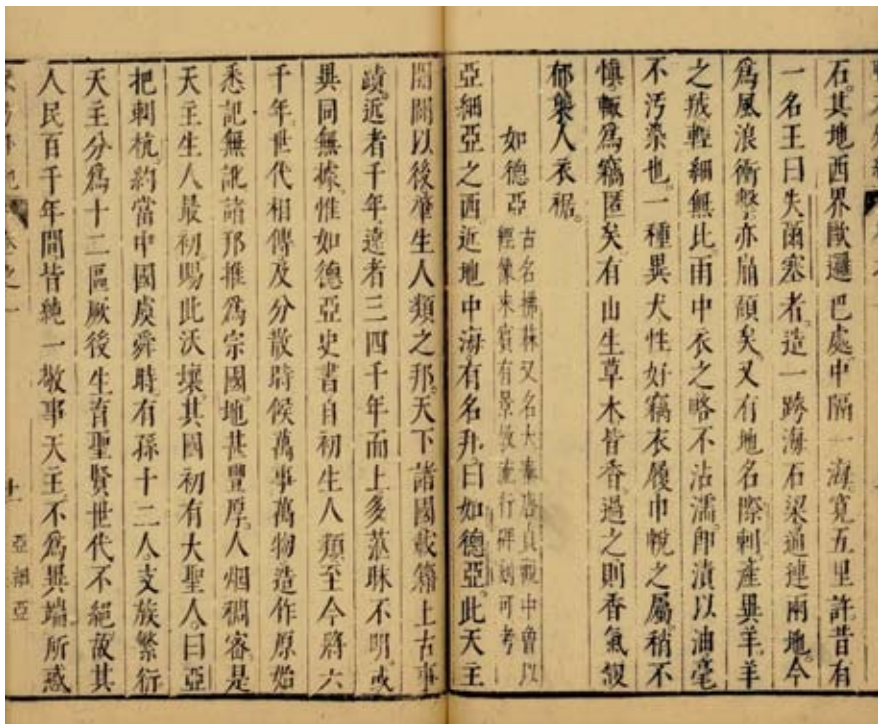
甚至判別世界各地文明水準的權威。

從世界地理體認造物天主

緣於十五世紀以降的「地理大發現」以及緊接而來海外殖民地的擴張，一方面，歐洲學者對於歐洲之外的世界地理認知，得以從想像變為可能、從未知變成已知，進而將環球知識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註五〕另一方面，天主教也伴隨著歐洲國家的殖民浪潮，逐漸伸展到亞、非、美洲各地。這樣的現實情勢及社會文化背景，反映在《職方外紀》的整體論述中，基本上是循著歐洲中心觀及天主教史觀的脈絡而進行，並力求各種關於地球的新發現能與天主教義相適應；換句話說，全書的世界地理論述主軸，幾近於一部近代歐洲勢力向外擴張過程所衍生的天主教傳播史。〔註六〕

《職方外紀》卷一〈亞細亞總說〉中開宗明義指出

亞洲地區係「人類肇生之地，聖賢首出之鄉」，所謂的「聖賢」，自然也包括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我們知道，猶太教及天主教皆創生於西亞（近東）地區，同卷〈度爾格〉中述及當時這處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屬地之際，並回溯《舊約聖經·出埃及記》中關於西元前十三世紀猶太人先知摩西（Moses）所傳天主十誡的故事。同卷〈如德亞〉中，更以相當大的篇幅陳述天主教創教始祖耶穌的誕生及其生平活動。通篇開場從歷史發展的悠久性與地理環境的優越性，強化如德亞（西亞近地中海之巴勒斯坦一帶）在天主教史上的神聖性：「此天主開闢以後，肇生人類之邦。天下諸國載籍上古事蹟，近者千年，遠者三、四千年而上，多茫昧不明，或異同無據，惟如德亞史書自初生人類至今將六千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事萬物，造作原始，悉記無訛，



圖四 《職方外紀》卷一〈如德亞〉 天學初函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中強調該地域在天主教史上的神聖地位

諸邦推為宗國。地甚豐厚，人烟稠密，是天主生人最初賜此沃壤。」緊接著，艾儒略介紹耶穌降生的預言與垂教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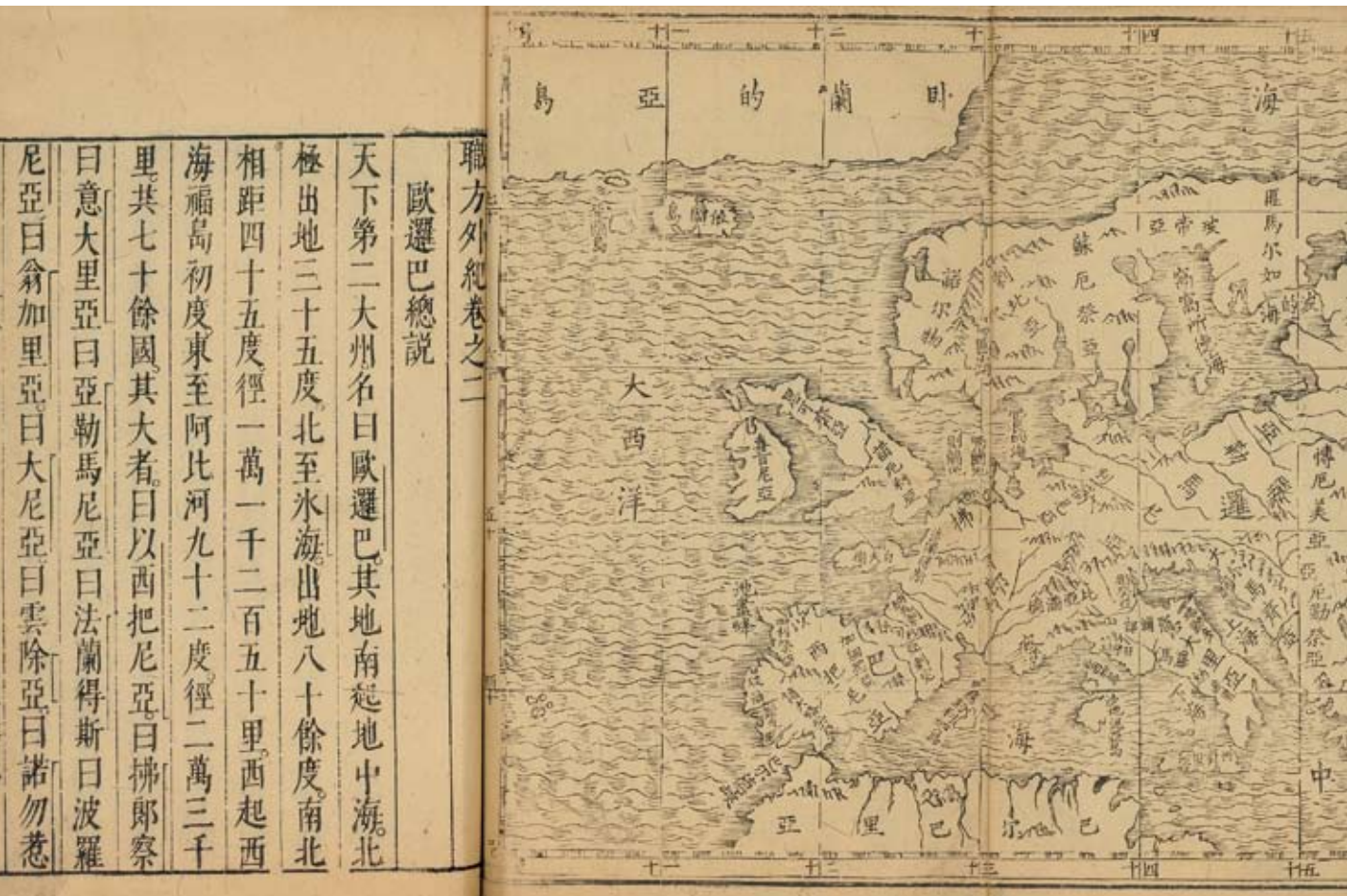
人的行蹟，儼然為西亞、歐洲與非洲諸多地區盡皆崇奉的神聖對象，並敘說天主教的信仰內涵，闡明至尊至大、全知全能的天主一神教義，以及《聖經》中有關天堂地獄、靈魂不滅、為善去惡、天主審判與赦宥解罪等信條。行文之中，更隨機批駁當時中國民間社會廣泛流傳的佛教教義，以襯托出天主教義的至高無上。^{〔註七〕}

耶穌死後，眾門徒散處亞歐非各地，繼續實現耶穌在世時的未竟之業；這些事蹟，亦散見於《職方外紀》中涉及各門徒之傳教範圍的描述。而當天主教傳入歐洲之後，日後的發展結果，使其從原先遭受壓迫的對象轉變成正統的信仰，天主教徒更獲得諸多君王的禮遇。卷二〈歐邏巴總說〉中陳述歐洲地區「大小諸國，自國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耶穌正教，纖毫異學不容竄入。」基本上，天主教係所謂的「天啟式」宗教，具有一神信仰的

特質，此特質也轉化為一種對於其他宗教的排斥性。艾儒略在這段陳述中，明顯是為了達成其宣揚宗教的目的，刻意掩飾回教勢力的影響與歐洲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宗教分裂的情況；再者，文中又記載「其諸國所讀書籍，皆聖賢撰著，從古相傳，而一以天主經典為宗。即後賢有作，亦必合於大道，有益人心，乃許流傳國內。」透過這類的說法，向中國讀者傳達天主教在歐洲學術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造物主化生天地萬物的神力

艾儒略的知識傳教策略，也具體呈現在全書中涉及天主神蹟的描述，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增強天主信仰的神聖性，以使中國讀者能感受到造物天主的無所不在及無所不能。如卷二〈拂郎察〉中針對西歐法蘭西（法國）的描述：「是國之王，天主特賜寵異。自古迄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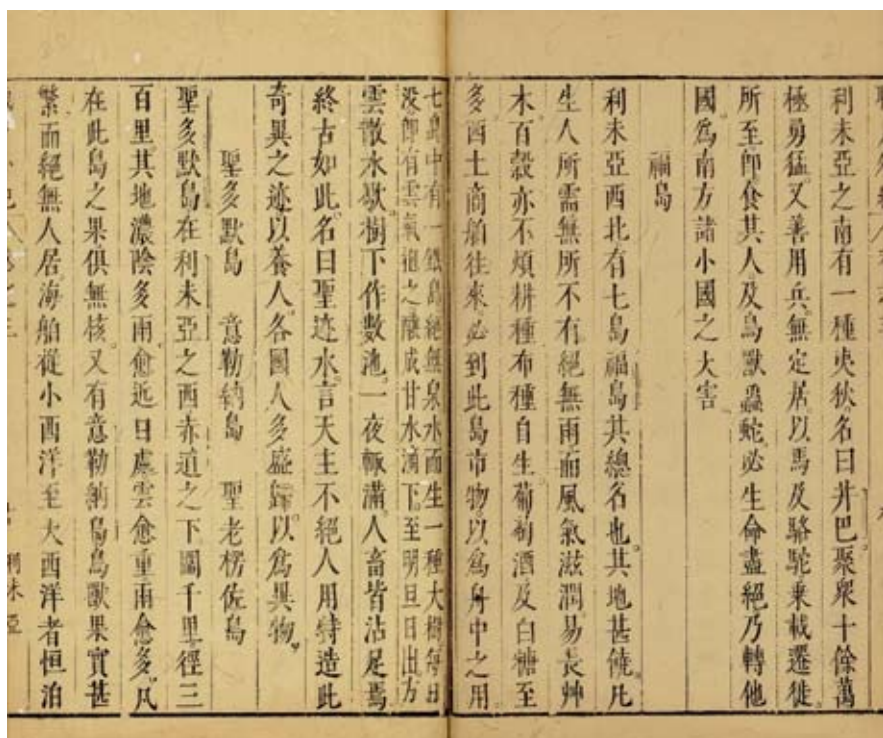


圖五 《職方外紀》卷二〈歐邏巴總說〉并附州圖 天學初函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主，皆賜一神，能以手撫人癩瘡，應乎而愈，至今其王每歲一日療人。先期齋戒三日，凡患此疾者，遠在萬里之外，預畢集天主殿中，國王舉手撫之，祝曰：『王者撫汝，天主救汝』。撫百人百人愈，撫千人千人愈，其神異如此。」

卷三〈福島〉中陳述今非洲西北岸加那利群島（Canarias Islands）上的「聖迹水」云：「言天主不絕人用，特造此奇異之迹以養人。各國人多盛歸，以為異物。」卷五〈海族〉介紹海中各種族類時提到：「一魚甚大，且有力，海船嘗遇之，其魚竟以頭尾抱船兩頭。舟人欲擊之，恐一動則舟必覆，惟跪祈天主，須臾解去。」

艾儒略將《聖經》的故事、聖徒的事蹟以及聖教的奇蹟放入《職方外紀》的世界地理內容中，在全書的論述環節上，幾乎是以天主教的起源及其傳播史貫穿五大洲域之風土



圖六 《職方外紀》卷三〈福島〉 天學初函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中記載島中的「聖迹水」

民情的描述。州域之外，針對環球海域的描述，如卷五〈四海總說〉以天主造物的神學見解為基礎，結合亞里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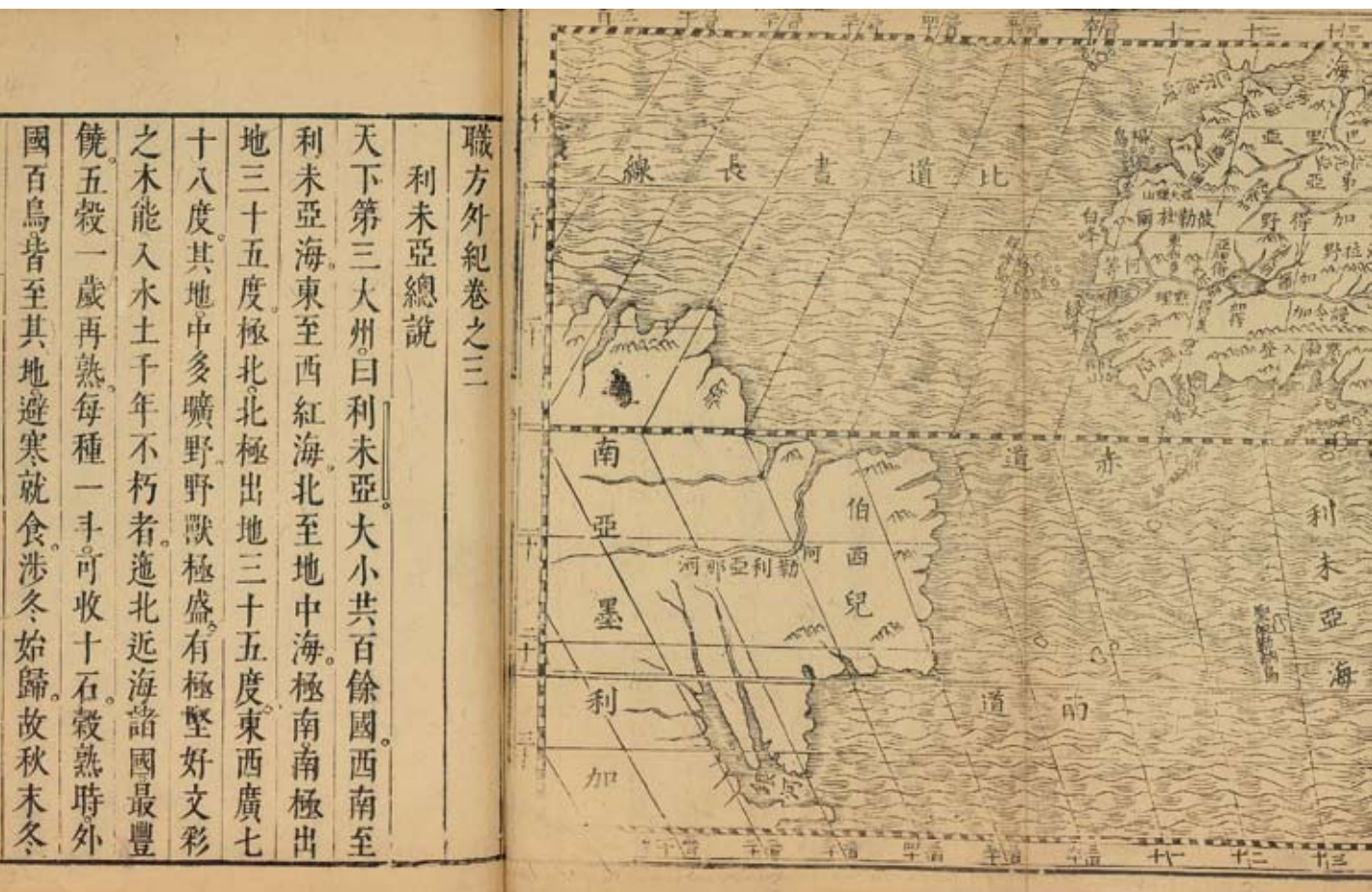
德 (Aristotle, 384-322 B.C.) 的宇宙學所論月亮以下地域 (terrestrial sphere) 之土、水、氣、火四元素的自然位置，^{〔註八〕}來解釋地球表面為水環抱與別分川湖海域的緣故：「造物主之化成天地也，四行包裹，以漸而堅凝。故火最居上，而火包氣，氣包水，土則居於下焉，是環地面皆水也。然玄黃始判，本為生人；水土未分，從何立命？造物主於是別地為高深，而水盡行于地中，……所瀦曰川、曰湖、曰海。」

艾儒略的學養主要來自於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傳承，^{〔註九〕}也就是托瑪斯·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1224-1274) 調合亞里斯多德學說與《聖經》教義所形成的神學體系。在這個神學體系中，科學的作用在於詮釋《聖經》的內容，以迎合宗教信仰的需要；透過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推理與對自然界的研究所，來證明

天主上帝的存在以及教義的正確性，並駁斥各種反對信仰的主張。^{〔註十〕}顯而易見的，艾儒略在《職方外紀》中亦採取經院哲學的論證方式，來導引中國讀者從世界輿地中發現造物天主的存在，並能見識到普天之下各洲域天主教國度的文明盛況，進而體認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天主的恩澤庇護。

天主教國度的文明盛況

耶穌會士們透過輿圖專著介紹世界地理知識，主要目的不但希望能憑藉五大洲世界圖上的解說來宣揚基督教義，也盼望可以改變中國人對其國土包羅世界絕大版圖的偏差觀念，使他們體認到，「無處非中」的大地圓體上，實別有文明教化不亞於中國的歐洲存在著。^{〔註十一〕}如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上解說歐洲三十多個國家「一切異端不從，而獨崇奉天主教上帝聖教」、「工皆精巧，天文性理，無不通曉。



圖七 《職方外紀》卷三〈利未亞總說〉并附州圖 天學初函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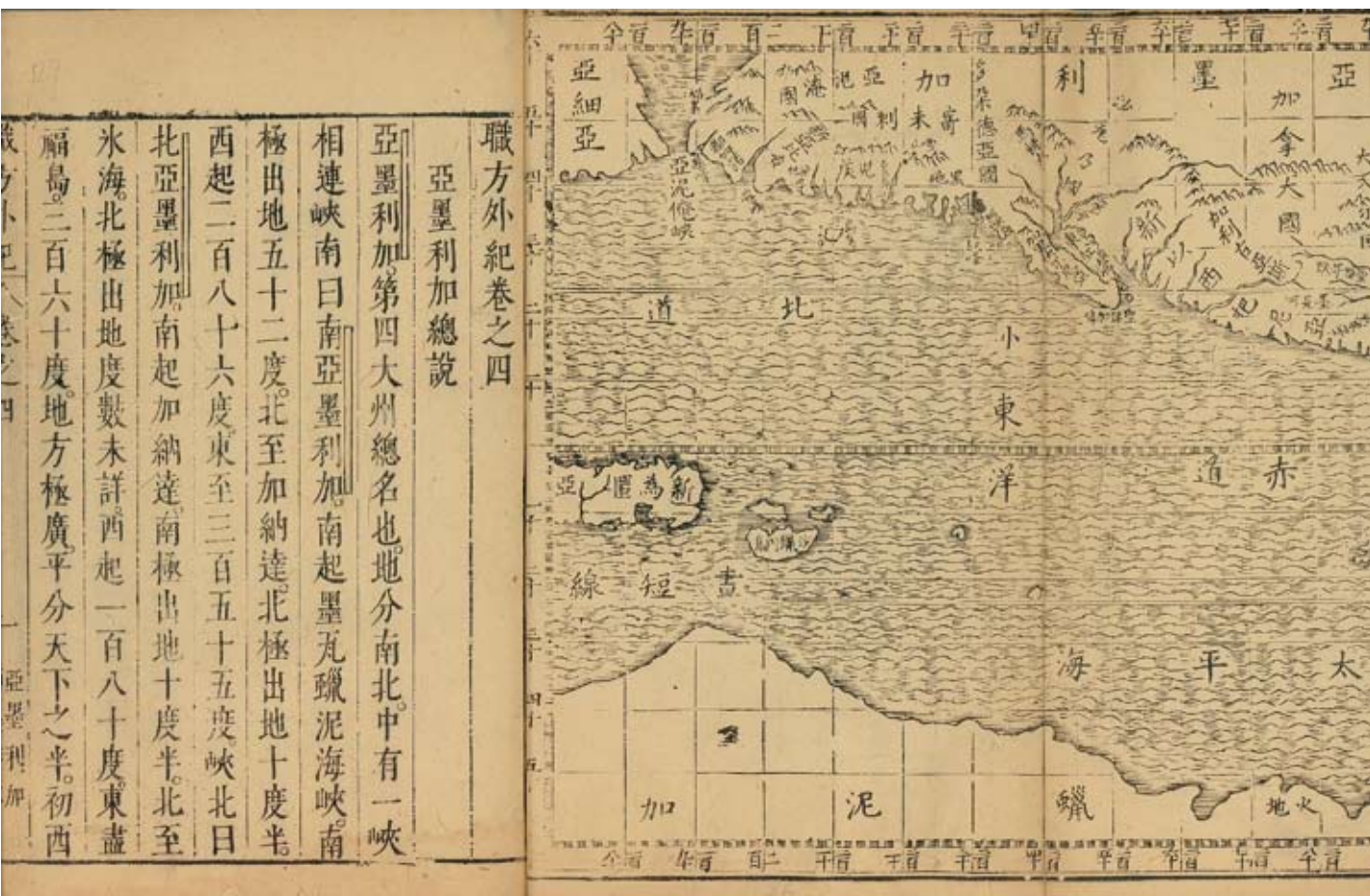
俗敦實，重五倫。物彙甚盛，君臣康富」。(註十二)經由這種宣傳方式，期能促使中國士人傾心或包容西方文化，由景慕之心而生信奉天主教之意。

艾儒略來自南歐義大利，兼負著歐洲天主教傳揚海外異教國度的重責大任，為能吸引異教徒放棄原本的宗教信仰而加入天主教的信仰行列，特別是面對素以「內聖外王」之道自期的中國士人，在卷二〈歐邏巴總說〉中他用了相當的篇幅，鋪陳歐洲的文明盛況，強調歐洲人士道德情操的高尚，此種個人道德凝聚成集體行為，造就了歐洲社會長期以來的善風美俗與富裕安康。舉凡歐洲社會安定富庶的美景、敬天愛人的學養與教育文化的博雅，在〈歐邏巴總說〉多有著墨，宛如一片人間天堂的景象，藉以博得晚明士紳的認同感。

而在歐洲諸國分說中，特詳於當時堅持天主舊教信仰

職方外紀卷之三 利未亞總說

天下第三大州。曰利未亞。大小共百餘國。西南至利未亞海。東至西紅海。北至地中海。極南南極出地三十五度。極北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東西廣七十八度。其地中多曠野。野獸極盛。有極堅好文彩之木。能入水土千年不朽者。迤北近海諸國最豐饒。五穀一歲再熟。每種一斗可收十石。穀熟時外國百鳥皆至。其地避寒就食。涉冬始歸。故秋末冬



圖八 《戰方外紀》卷四〈亞墨利加總說〉并附州圖 天學初函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且為眾多入華耶穌會士的故鄉，包括「意大利亞（義大利）」、「以西把尼亞（西班牙）」等列強，或是舊教大國「拂郎察（法蘭西）」。至於新教地區如西北海諸島之「諸厄利亞（英格蘭）」、「意大利大（愛爾蘭）」，歐洲東北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之「大泥亞（丹麥）」、「諾而勿惹亞（挪威）」、「雪際亞（瑞典）」、「鄂底亞（愛沙尼亞）」等地，或是十五世紀中葉為土耳其人佔領而成為回教地區的歐洲東南部「厄勒祭亞（希臘）」、「羅馬尼亞」等地，則相形簡略，偶亦夾雜著一些歧視性的字眼。全書針對天主教國度的陳述中，更有意強調這些區域的文明盛況。至於歐洲之外的其他區域，或以天主教化的程度，如卷三〈亞毗心域〉（非洲東北部的阿比西尼亞）、〈工鄂〉（非洲中部剛果一帶）及卷四〈金加西

蠟) (南美洲北部) 等。在這種思維中，天主教信仰可視為當地文明開化的「催化劑」。

《職方外紀》藉由世界地理知識來呈顯造物天主的神聖地位，同時也用天主教信仰來作為世界各地文明程度的判準。隨著歐洲人士對於地球之上、寰宇之間更多異教國度的「發現」，對於傳教士而言，緊接而來的工作，便是天主如何教化異教徒及懲罰違背者的問題。

天主教信仰教化異教國度

在《職方外紀》的宣教論述中，天主教信仰不僅止於信教國度的文明基礎及保障，更在於其能發揮出教化異教國度的威力，令世界各地的不信教者皈依天主恩澤，進而提昇他們的文明程度。如卷一〈如德亞〉中記載耶穌宗徒的傳教事蹟，令多神教的異教國度歸化於唯一真神的天主教：「有宗徒十二人，皆耶穌縱天之能，

不假學力，即通各國語言文字。其後耶穌肉身升天，諸弟子分散萬國，闡明經典，宣揚教化，各著神奇事蹟，亦能令病者即愈，死者復生，又能驅逐邪魔。緣此時天下萬國大率為邪魔誘惑，不遵天主教，妄立邪主，各相崇奉，其所奉像又諸國不同，不止千萬。

自天主教降生垂教，乃始曉悟真理，絕其向所崇信惡教，而敬信崇尚於一天主焉。」而當這些異教國度歸化之後，後來的發展俱呈現出文明的盛況：「所化國土，如德亞諸國為最先，延及歐邏巴、利未亞大小千餘國，歷今六千百餘年來，其國皆久安長治，其人皆忠孝貞廉，男女為聖為賢，不可勝數。」

傳教士極力向異教徒宣揚福音，正是希望能早日將天主聖澤普及世界各地，引領這些迷途的羔羊重返天國之路。《職方外紀》卷四〈亞墨利加總說〉中強調十五世紀末美洲

新大陸的發現，乃緣起於義大利航海家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的信仰熱忱與宣教意念，最終經由天主的引領下所得出的驚世成果。一旦美洲區域逐漸納入歐洲的勢力範圍，嗣後教化土著暨移風易俗的關鍵，也在於「西土國王亦命教中掌教諸士至彼勸人為善。數十年來，相沿惡俗稍稍更變。」由於傳教士的努力，為過去失落於歐洲文明之外的荒蕪舊天地，營造出一個歸屬於天主教信仰的美麗新世界。傳教士教化美洲新大陸原住民的情形，亦可見於同卷〈孛露〉(今南美洲西北部秘魯一帶)、〈墨是可〉(今中美洲墨西哥一帶)、〈西北諸蠻方〉(北美西北部) 中的相關記載。

晚明士紳的認同

天啟三年成書的《職方外紀》，實為一部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世界地理專著，整體以



圖九 《職方外紀》卷四〈亞墨利加總說〉中指出哥倫布（閣龍）發現新大陸的經歷

歐洲文化為中心，以天主教信仰為圭臬，來看待世界各地的歷史沿革與社會制度；（註十三）對五大洲域中的異教國度，則不時流露出「歐洲天主教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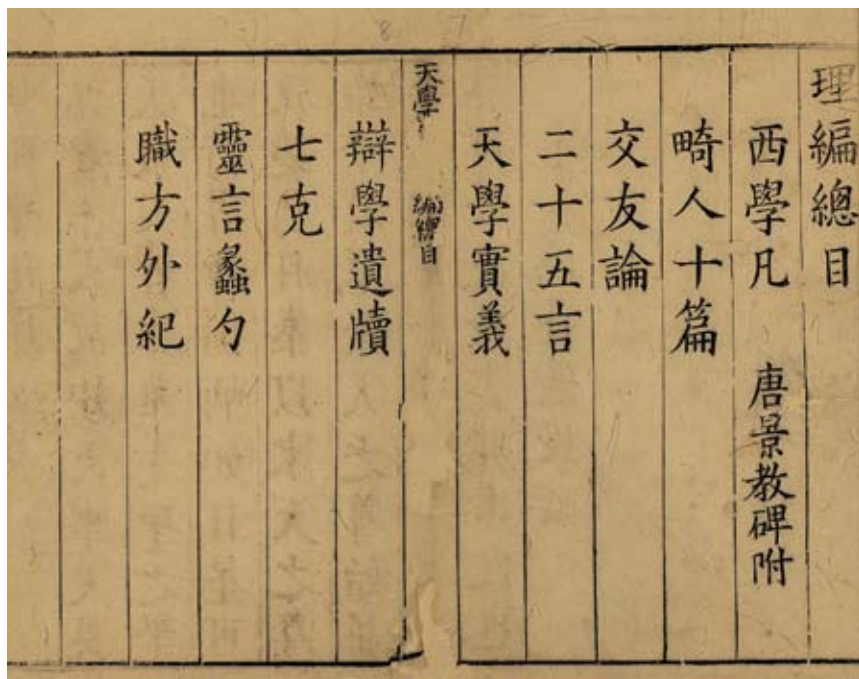
的負擔」之類的情結。此種對於「他者」（the Other）的認識，其實存在著些許的文化偏見與種族歧視。就知識史或文化史的角度來看，這雖然是否認主體對於認知客體的一種文化視野的限制，但若從《職方外紀》的寫作脈絡來理解，卻正體現了全書的思維理路與邏輯結構，以及著者本身的價值意識。

《職方外紀》中透過世界地理知識傳揚天主教信仰的著述旨趣及其論述取向，雖然在當時曾激起不少質疑或批判的聲浪，但也博得了某些晚明士紳的認同。如浙江錢塘人許胥臣序《職方外紀》時，即指出此書「似亦稗官小說，要於哀奇奮異，使人識造物主功化之無涯。擴其所見，不局於所未見，而因以醒其錮習之迷，以歸大正，則不第多其見聞而已也。」（註十四）江西進賢人熊士旂在《職方外紀》的跋文中，表示他透過西方地理知識最

終察覺到造物天主的存在，由此也洞悉了艾儒略等人的宣教本意：「造物者發育萬有，悉用以供我啟翼我德我，其宜何如以仰答之。故觀奇器則知良工之苦心，目名畫則憶國手之巧心，閱《外紀》則念大造生成之宏賜，是皆不役志于物而直探本原。諸名碩先生並譯著其說，倦倦善誘，深意其在斯乎！」（註十五）

協助艾儒略增輯《職方外紀》的楊廷筠（一五五七—一六二七）在該書的序言中，亦宣稱世界萬物的化生及宇宙秩序的背後，實有一「大主宰」使然。他提醒明末士人應將自我對天地自然的認知，昇華到對於造物天主的領悟，才能掌握到《職方外紀》的宗旨；反之，若僅將該書視如傳統雜錄異域風俗的四裔著述一般，淺嘗即止，而忽略全書引導世人從世界地理體會天主教信仰的用心良苦，則無異買櫝還珠，有眼不識泰山了。除

世界輿圖背後的神學思維—以艾儒略《職方外紀》為例




圖十 《天學初函》之〈理編總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1. 鐘鳴旦，〈格物窮理：十七世紀西方耶穌會士與中國學者間的討論〉，收入魏若望編，《傳教士·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家南懷仁（1623-1688）—魯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455-466。
2.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京都：臨川書店，1989年據宮城縣圖書館藏明萬曆30年刊本景印）。
3. Pasquale M. D' Ella SJ,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1938-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rther Matteo Ricci SJ," *Monumenta Serica*, vol. 20, 1961, pp. 153-155.
4. Bernard Hun-Kay Luk, "A Study of Giulio Aleni's Chih-fang wai-ch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0: 1 (1977), pp. 58-84; 謝方，〈艾儒略及其《職方外紀》〉，《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5、16期，1991年5月，頁132-139；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霍有光，〈《職方外紀》的地理學地位與中西對比〉，《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年第1期，頁58-64。
5. 張箭，〈地理大發現在自然地理學方面的意義〉，《自然科學史研究》，1993年第2期，頁185-191。
6. 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前言，頁1-6。
7. 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頁48，52-57。
8. David C. Lindberg,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54-58, 245-261.
9. Eugenil Menegon, "A Different Country, the Same Heaven: A Preliminary Biography of Giulio Aleni, S.J. (1582-1649),"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15 (1993), pp. 27-33.
10. David C. Lindberg,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pp. 215-244, 248-252.
11.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83-584。
12.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
13. 謝方，〈艾儒略及其《職方外紀》〉，頁137-138。
14. 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頁11。
15. 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頁15-16。

此之外，與楊廷筠同被教會尊奉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一五六五—一六三〇），則將《職方外紀》列為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刊《天

學初函》之「理編」的最後一部，而非編入以科學技藝為主的「器編」，或許在編者李之藻的心目中，蘊涵於世界輿圖背後的神學思維與宗教論述，

引人窮究大地之「理」以知天、事天，才是該書的精髓所在吧！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